

什么是理想的新经学

邓秉元

经学死亡了吗？这种观点今天已不必作答，因为“道之不绝在人”。凡有儒学义理处，便有经学。大道所在，便是中国。对于回到经学的声音，似乎也应该作一反思。

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基石的经学，本是华夏文明的根源所在。但自从20世纪以来，却连如何界定都成了问题，各种观点纷然杂陈。一个广受认同的看法是，经学乃是业已死亡的古代学术或官方意识形态，因此不过是历史学众多研究对象之中很小的部门。在这样的视野之下，无论在大陆还

是台湾，经学史成为经学研究的主流，少数仍然希望保存旧学的学者不过是泥古不化，对于提倡返本开新的新儒学，更是以怪物视之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旧经学的衰落有其合理性。晚明耶稣会士来华，西方知识体系正式进入经学第三期的发展进程之中。但由于政治原因，这一趋势很快便在康熙末年中断，在西方文明迅猛发展的时代，号称

盛世的清政权带着耀眼的暮光，开始闭关锁国。那以后大约两百年，作为知识体系的经学，除乾嘉汉学的考史之外，几乎毫无进展，相较于明末清初尚且远远不足。经学的常道，被限制在僵死的历史语言和精神之中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尽管常州学派把经世致用的精神恢复，也只能是采取一种近乎妖妄的扭曲形式，并在康有为那里达到顶峰。在晚清，希望这种缴绕汗

漫的今文经学，官方那种虚伪乖张的假宋学，以及只是长于考史的古文经学，联合起来消化西方近代两三百年的科学与哲学体系，就像蝮蛇吞象，未免太难了。当清王朝在列强的铁骑与新军的怒吼声中崩溃，整个民族都陷入一种“保族”、“保种”压力下的精神紧张之时，旧经学也由“保存国粹”到最终被蔑弃，而成为被西方文史哲等学科肢解研究的历史对象，便

是无可奈何之事。经学由此被误解为专制主义的代言人，自身也被当成了虚妄不实的知识体系。

有意思的是，新世纪以来，一向被批评否定的儒家经学，在中国大地却突然变得时髦起来。这里既有民族心灵深处久远的温情回忆，也有物极必反的因素使然，中国文化既然经

(下转11版) →

← (上接9版)

来过之后，当地很多人家中挂起了先生的字。多年后，向冯先生提及，称记得此事。

当然，我知道冯其庸的大名是更早以前的事了。

1979年5、6月间，我在固原师专中文系读一年级。学校在乡下，每周回家，除图书馆借书外，新华书店也是要逛的地方。那时的书店，前面是一排玻璃柜，摆放的是新进重要图书，其他书都在后面的架子上。喜欢书的人都伸长脖子用尽全力巡视架上图书，当有六七成把握要购买时，才壮起胆子喊一声营业员，请他拿书来。如果频繁换书，无从购买，遭白眼是难免的。我则没有这样的困惑，胖大的营业员虎林，我很熟。那天我踱进书店，他便拿起书架上的一本薄册子向我推荐：“这是本新来的书。”接过一看，《论庚辰本》，著者冯其庸。那时可供选购图书确实不多，买了。粗略读过一遍，觉得一部小说还有这样复杂的版本问题，之后即束之高阁。

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。随着自己文学兴趣的锐减，原有文学类书籍处理很多，尤其是搬至省城后，多数文学书都被留在老家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当做纪念品，装入行篋之中，其中就有《论庚辰本》。后又数次搬家，前几年检视书架，这本薄册子映入眼帘。一日，尾玉麒兄拜访先生，携此书呈冯先生。当冯先生得知我十几岁时购得此书，非常高兴，当即写了一段跋语：“此三十年前旧作。此书出，学界方知此本的珍贵价值。”“此书为旧迹难得也。”“题签为香港大公报名记者老作家陈凡所书，今已故去，

书此为念。”题签信息，原书并未标明。我不太了解冯先生的学术经历，这才获知《论庚辰本》是冯先生的第一本学术著作。《论庚辰本》出版，于冯先生事体颇大，学界方知冯其庸，先生也从此转向严谨而深入的学术研究。

说来惭愧，刚认识冯先生时，先生便以三大本《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》相赠。而我竟然从小不喜欢《红楼梦》，虽十多岁时就读过，也知伟人说要读四遍，但完全没有感觉。获赠瓜饭楼本后我曾试图阅读，又失败了。对经典小说的偏见，实际反映了我对文学只能抱有遥远的兴趣。

虽然与冯先生交往有年，但我们之间并无学术交流讨论。不，确切地说有过一次。一年我们要召开丝绸之路讨论会，邀先生参加。适逢先生有病，需静养，未能与会。冯先生问到会议内容，他对玄奘回程取道路线颇有研究，著有专文。只是就玄奘至凉州（今甘肃武威）如何取道长安，询及于我。武威至长安的道路，我倒有过几次考察，所以率陈己见。玄奘至沙州（今甘肃敦煌）时，上表唐太宗，太宗知其将近，敕文逢迎。玄奘知后，加快行程，走的当然是国家驿道。尤其是凉州至长安一段，武威至靖远，渡黄河，经宁夏海原、固原、平凉、长武、彬县路程，较武威、兰州、天水、宝鸡一道要短。冯先生点头称是，支持这种说法。

冯先生知我半百之后开始习字，便细心指导过几次。说书法练习，先要读帖，再要研习笔法。他观察到他老师王遽常写字时，笔杆始终在转动，便问老师为什么转捻笔杆，老师夸奖道，

你这就看对了。不过，我没看见冯先生写字时转笔的幅度，可能动作很轻不易察觉。又说，起笔落笔是结字的关键，要多看墨迹。在说到章法时，称要注意齐头平足，尤其要照应字与字之间的距离，写到倒数第几个字时，就应关注到字的大小问题，不能等到最后两字。研墨时要向一个方向转，怎么才算研好，用墨块中间一划，看两面闭合速度，就知道研好没有。洗笔时不能完全洗干净，要留余墨粘住笔尖。说着拿起笔，先用舌尖将笔舔湿，用门牙将笔尖轻轻咬开，再行濡墨。又说，现在毛笔的质量已经不太好，从王羲之到赵孟頫时代，毛笔是可以传世的。他在“文革”前曾见到一位姓谢的老书法家（名字没听清），常去琉璃厂修毛笔。

冯先生能诗善画，尤其字得学问之厚养，书宗“二王”，又习得“董字”洒脱，疏落有致，仿佛天成。看来冯先生在笔法上渊源自有，应得高人之亲传。在冯先生的切实指点下，我也用功练习，不敢懈怠。

一日，我写一册千字文，呈冯先生过目。先生不以我字幼稚，鼓励有加。本只想请先生封面题签，不意先生提笔书跋。先生研墨，手执墨块，一手执袖口一端，顺时研转，几圈之后，蘸墨挥毫，不假思索。跋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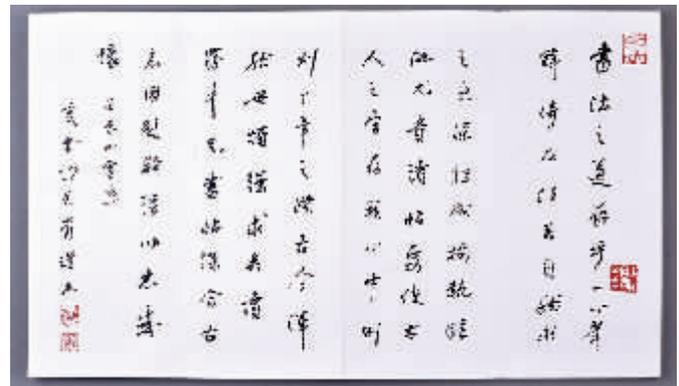
书法之道，存乎一心。笔锋倚仄，任其自然。求之过深，转成拘执。临池尤贵读帖，要使古人之字存我心中，则下笔之际，古今浑然，毋烦强求矣。读罗丰兄书帖，深合古意，因题数语，以志盛怀。

壬辰小雪后。宽堂冯其庸谨志。并加盖闲章、名章等四印。先生示范书写过程也是把笔教我，使我真正受益匪浅。



冯先生画山水→

冯先生为作者《千字文》临写题跋↓



冯先生关爱后辈之硕德，使我难忘，每每有机会，就去瓜饭楼受教。岁月使冯先生慢慢地老去，见客的地方也由原来的一楼转至二楼，卧床难起，耳聩重听，要通过师母夏老师的转述才能交流。据说只有在天气晴好时，家人才会扶冯先生去阳台上晒晒太阳。面对北京望不远的天空，我想这样的机会一定有限。

去岁春4月初，最后一次带着冯先生慎重的嘱托，心怀不安地告别瓜饭楼。离开芳草

园时，细雨霏霏。

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迟，去得也晚。

冯先生辞世的消息是一位年轻朋友传来的。心中虽有无限的悲伤与不舍，但毕竟年过九旬的老人，诸病缠身，如大风中的一盏孤灯，风起灯熄。对于这一天，先生也有诗云：“梦里常存生死日”。先生终生与梦有缘。

人在楼里，他在梦里。

(作者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)